



半世书缘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



“夏老先生，可见到您啦！”一句话出口，我有些哽咽，连句感恩的话也说不利索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整整等了四十多年，岁月太漫长，长到把一场素不相识的书缘，悄悄变成了两人半辈子的牵挂和惦念。

1

我与夏先生神交已久。那时，我还是一个满脸稚气的新兵娃儿，他则是渝东深山里的一位中年农民。我们相隔数千里，虽然不相识，却耳闻君有文墨之好。同连队夏战友曾提起，先生家堂屋八仙桌上，常见算盘珠子压着一沓稿纸，白天干繁重农活，晚上忙于会计事务，也总要抽点时间，就着灯泡漏下的几缕暖黄昏光写上几句。偶有田园诗歌、民间故事类作品发表或获奖，让我这个对文学充满憧憬的新人心中叹服。

那些年，我所服役的部队，地处冀北古长城脚下。没有书店，没有随手可查的资料，对我这个热爱码字的人而言，那份匮乏与闭塞，是一种深深的煎熬与焦虑。

一天军训结束，我意外收到一个包裹。快速拆开一层又一层牛皮纸，露出一本《常用文体的写作》，附带八九份报刊散文剪辑。那本书的封面为浅绿皮，扉页下方的钢笔字沉稳大气：赠袁勇同志，瀛瀛/1979年3月。

瀛瀛，一个陌生的寄书人，怎么知道我有这方面的需求？我逐一询问连队渝籍战友，心头的疑云，很快被一缕清风吹散。真相是，夏战友在一封寻常家书里，顺手添了一段关于我的事。没料到，这事被生产队会计夏鼎印得知（“瀛瀛”为其笔名），便默默地把他珍藏的书寄来了。于是，我正值青春就遇到了“及时雨”。

从此，因一本书结缘。先生就是那个渡岸使者，书是行舟，渡我从知识的狭窄走向宽阔，从写作的滩涂走向深海，内心涌起亦师亦友感怀和对文学的向往。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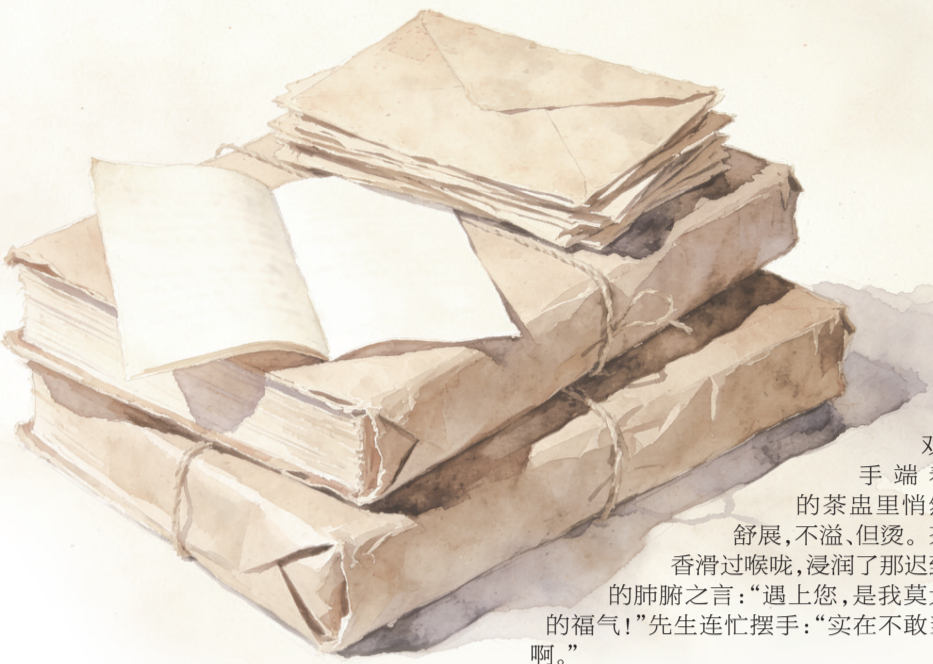
至今还记得，一次参加某大报征文比赛，我去信请教先生。他像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师，毫无保留地分享创作经验与体会：“小袁，此类题材应以纪实散文为好，着重从一封加急电报构思……”又说：“管中窥豹，比一目观全豹更独特。”经先生一番点拨，我豁然开朗，参赛作品获得了二等奖。这一笔荣光，比岁序更长久，更有温度。

就这样，以纸传音，以墨寄情，让心事与困惑化作鸿雁，越过千山万水，飞向先生窗前的月光，飞进年少的心里。

多年过去，彼此仍未谋面，却已相知。我几次邀先生到京城来玩，一直未能成行；他曾为我介绍对象，虽无缘分，却是一段旧时光的好意。

后来，我的工作多次调动，一路风风雨雨，地址也一变再变，真正体会到人世沧桑的滋味。回过头一看，发现自己把先生跟丢了，连夏战友也不知去向。何时失去的联系？不得而知，各自散落在茫茫人海。

难道这段沉甸甸的书缘就这么散了？可刻在骨子里的那缕念想从未淡化，一埋就是半生。



双手端着茶盅里悄然舒展，不溢、但烫。茶香滑过喉咙，浸润了那迟到的肺腑之言：“遇上您，是我莫大的福气！”先生连忙摆手：“实在不敢当啊。”

再后来，纵使辰光走远，寻缘从未止步。冥冥之中，寻觅与等待，凝成一枚静默的花蕾，寒来暑往，兜兜转转，待春雨漫过，便繁花自来，几十年的企盼，终于花好月圆。但当年寄书的先生，如今已是耄耋之人。

3

有缘相映，总会相见。

那天，我刚踏入夏家沟一栋老房厅口，东头屋檐下一位老人正在挪动蜂箱，只见一道背影。当他蓦然回头，四目相对间又惊又喜，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。“少壮能几时，鬓发各已苍。”眼前的先生，比我想象的个头要矮许多，穿着褪色的老式中山装，胸前还别着一支闪闪发亮的钢笔，多了几分乡村文人的派头。

“稀客呀，快坐！”夏老先生儒雅随和，他伸手拽过一根长凳，又赶紧沏茶。“浅茶，七分满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早春茶已在我

我郑重地从行囊里取出两本文集，笑着递给先生：“请您赐教！”他用皴裂的手接过拙作，仔细翻了翻，对我说：“手笔不凡，当初把书寄给你，物有所值，也寄对了人。”他浑厚的口音，带着熟悉的家乡烟火气。“你看，我这记性！”先生一拍脑门，猛地从衣兜里摸出一个泛黄的旧本子，“嘶”的一声，把最后一页攥在手心，又提笔写下什么，才缓缓递过来。上面写着：“半世匆匆，不过一念书缘；半生牵挂，只为一次相见。今生有缘未央，谁晓何时月再圆？”后两句明显是刚写上去的。

那一刻，我红了眼眶，心也随之柔软。当年那本早已残卷的书籍，在时光加持下，仿佛生出一种奇妙的温热。些许陈旧的字句过，可先生那质朴的心意与教诲，仍够再温暖我半生。

相见时难别亦难。我俯身抬起右手，轻轻碰了碰先生的手掌，像年轻人那样“啪”地击了一掌。他不经意间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微微发颤：“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！”我微笑着，点了点头。

我时常站在故乡的山头，眺望生养我的那片热土，看那数不清的大小山包，在大地上连绵不绝、高低起伏。它们用山脊线勾勒出故乡的轮廓和模样。

1

南蛇山是故乡众多的小山包之一。相比高大的凤凰山，它小巧玲珑，不足挂齿。然而，它却让很多游子铭记于心。因为，它是进入村庄的第二道大门，第一道大门则在骑龙村与高升村接壤处。

开车从凤凰山返回城里，经过石船水库，再往前走几百米，南蛇山就呈现在眼前。只见它长长的石身呈东西走向，像一条巨蛇，尾低头高，趴在大地上；又像是一座石头城墙，为故乡遮风挡雨。我的先辈只把它比作长蛇，却没有研究过它生于何时，也没有测量过它的长度和高度。只凭肉眼估算：它一百多米长，最高处约有4米高。

小时候，我害怕南蛇山，从来不敢一个人从它身旁走。我家有一块田地，离蛇尾处不远，每次和大人一起去地里干活，一靠近南蛇山，强烈的压迫感就使我的心提到嗓子眼，怕它突然转过头来张嘴咬人。

修高弹路回头线梁梁时，蛇头被保留了下来，它高昂着，头上有一块块突兀的小石头。回家路过时，我总会停下脚步，默默地看它一会儿，和它打招呼，询问它为何要那么猖狂，不然也不至于被压在箭

楼下上百年。20世纪50年代修南蛇湾堰沟时，南蛇山的蛇身被拦腰截断。听说蛇身被大锤打断时，还流了血，吓坏了修堰人。蛇尾在高升村的红谷冲，也就是蛇被镇压的地方。

奶奶出生在红谷冲，尪祖家开有粉坊、磨坊，在当地富甲一方。她从小读私塾，能背《三字经》《女儿经》，到了成家的年纪，嫁给了我爷爷，后来有了伯伯、爸爸，再后来就有了我们。

2

从我懂事起，奶奶就时常坐在青瓦红砖楼上，给孙儿们讲故事，她最常讲的就是南蛇山的故事。那是我早期的文学启蒙。

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奶奶的故事开始了：古时候，有条巨蛇像一条龙一样，一到晚上就飞出来吃秧苗、吃谷子，祸害百姓，引起众怒，但又无可奈何。为了镇压巨蛇，村民告到了官府，请求惩治蛇。官府召集当地有钱人士，想法惩治蛇。大家集思广益，最后想到修一座箭楼来镇压它，就像用雷峰塔镇压白蛇一样。那些年，“棒老二”（强盗、土匪）进村抢劫的多。至今，在南蛇山一带，还能看见“棒老二”曾经藏身的岩洞。小时候，如果孩子过分调皮捣蛋，大人就会吓唬他：“不听话，就让‘棒老二’背走。”为了镇压蛇，也为了防“棒老二”劫掠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出力，终于将箭楼修好，共四层，有十多米高。

当蛇被箭楼压住时，它拼

故乡的南蛇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

命逃，最后还是被压住了蛇尾。蛇把嘴张得老大，像要把整个村庄都吞下去一样。一连好多天，天空阴沉，好像有灰色的幕布蒙在上空，村民都不敢出门，怕遭蛇报复。有胆大的人出门一看，红谷冲大田里的水一片殷红。再看蛇的身子已经僵硬，被压的蛇尾处流了好大一滩血。那血顺着土地、水沟往红谷冲流，已凝成血块。像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斗。

因为蛇葬身的地方在故乡之南，又因为它长成了一座山，就给它起名南蛇山。我曾远远见过那压住蛇尾的箭楼，它掩映在竹林里，高大挺拔，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石头英雄；也曾幻想过谁去把箭楼推翻，看蛇会不会出来。后来箭楼被拆了，地基也被人重建了青瓦红砖房，然而蛇并没有醒来。不免有些失望，又有些开心。

3

在故乡，人们很少提及南蛇山，说得更多的是南蛇湾。说我们到南蛇山了，也只说到南蛇湾了。南蛇湾也是因为这条蛇得名，它南起回头线梁梁，北到陈华胜梁梁，像一个巨大的半圆弧，里面装着几十亩地，好多人家的收成。以南蛇湾堰沟为界，以上称为南蛇湾上段，以下称为南蛇湾下段。在寸土寸金的年代，它是希望，也是助力我们跳出农门的功臣。它曾用辛劳、用艰苦、用汗水教导我们，用笨重的身躯托举我们。

在外累了时，我喜欢回去走走，走走南蛇湾堰沟，穿过当年蛇身被砍断的地

方，似乎感到了被刀割釜锤的钻心疼痛。走在不足一尺宽的土路上，泥土的土腥味带着湿气扑面而来，昏沉的我顿觉清醒了、踏实了、轻松了，一颗浮躁的心也沉了下来，仿佛是南蛇山为我卸掉了那身疲惫的外衣。只是，曾经到处种满庄稼的土地，如今却长满了荒草，看上去一片沧桑，让人心疼。多年后，那些杂草会不会占领南蛇湾，会不会淹没南蛇山？我的奶奶没有想过。当年，她给我们一遍又一遍讲南蛇山的传说，是想让我们记住，然后传承。她没有想过把它记录在纸上。

走过半生，我也见过不少山，也爬过不少山。它们形状各异，且不说泰山、黄山、天山等，只看大巴山鬼斧神工的刀片山、白土的人头石、熊家的石公石母、茨竹的老鹰石、李河的凤凰山等，那是天然天成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。

所有的山，都是村庄的庞然大物，从长出大地的那一刻起，就成为村庄的地标和脊梁。它们对大地的深情，远比一心向着远方的河流要长久。它们用宽广的胸怀、坚实的臂膀，扛起村庄的责任，甘愿成为他人的靠山、后盾，沉默是常态，眺望是最深情的表白。不远方、不挪窝，守一个村庄就孤独终老，一万年风吹雨打，仍然目光如炬，坚定如初。

南蛇山也一样啊！它怀揣着故乡的传说、故乡的神奇，长年期盼——那群山坡上的少年，何时归来？

